

翠袖乾坤

伍淑賢

《財富》雜誌記者在三藩市四季酒店訪問某商界名人。名人身穿黑色西裝，侍者上前問他喜歡甚麼顏色的餐巾。記者不解，名人就說原來白色餐巾會在黑色西褲上留下棉毛，一級餐廳絕對使不得。名人加了一句：「紐約很多餐廳都這樣做。」

從餐巾說起

我不知紐約的餐廳是否都有不同顏色餐巾給客人選擇，但真要做到也不太難。反觀香港，十多年前劉德華拍過一條宣傳片，教我們「今時今日，這樣的服務態度不成就」，但十多年後的今天，劉天王的呼籲似乎沒多大成效。先不說這種顏色餐巾這樣刁鑽，有些本地五、六星級的酒店餐廳，連最基本的都做不到，比方坐下良久都沒有餐巾、餐具和水，侍應不是假裝見不到招牌的你，就板起臉說今天人手不夠，而這種地方的下午茶餐，卻動輒要收二三百元一位。

香港商場之多和密集，全球數一數二，不過有些很簡單的東西卻做不好，比如商場洗手間，進去的指示一般都很清楚，但出來的指示卻大多關如，偏偏洗手間一出來，通常有很多門，有些去機器房，有些往後樓梯，只有一道門是回商場去的，客人總要猶豫一回才走對方向，遇上公公婆婆，清楚貼上「商場」二字的標記就可以。我只見過一個發展商麾下的商場有這種心思做到。讀了商務課程，人人皆知要讓客人有美好體驗，而每個影響客人體驗的接觸點 (touchpoints) 都很重要，不過到實踐的時候，真正從客人心理去理解需要，有同理心而不怕麻煩去「做到」的企業，還是很少。

餐飲業也普遍視視早到的客人和單人食客。有時十二時正去午餐，全家餐廳座位九成仍是空的，但如他地位，他必給你最差的桌，比如在大門口、廁所門口或最幽暗的角落，你一定要堅決反對，他才悻悻然給你一個沒那麼差的桌子。今時今日，我們大多數的中上價餐廳，不幸仍是以這樣自私的方式運作。

海闊天空

蘇狄嘉

讀中學的年代，瓊瑤小說已老掉了牙，因此，沒有機會受「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氛圍薰陶。偶然場合，聽了一首旋律甚為優美的曲子，輾轉打聽，知道是弘一法師李叔同的《送別》，以後，每次偶然聽到，心弦總被牽動。但真正體會到詞曲的感觸，還是在好友忽然離世之後！

知交半零落

記得十年前，一天之內聽聞兩個熟人去世的噩耗，赫然發覺，一年半載間，竟然走了好幾位良師益友，「知交半零落」的淒苦感覺，無端湧上心頭。一位師友，走得很快，身體好端端的，早幾個月還和她一起遊過意大利、英國。去九塞溝趁熱鬧，賞紅葉之前，她剛剛檢查了身體，大致正常，只是膽固醇高了些，誰料到說走就走。

也好，應了她生前的願望：不怕早死，只要好死，去得痛快，不要受折磨。這位師友很豁達，早已看破生死之關。她說，生命終結，沒有甚麼可怕，就等於坐汽車到了終站，乘客下車抵達目的地。

生命終結，也沒有甚麼可悲。假設那是水遠的消失，固然無所謂悲與喜；假設那只是「一個階段」的結束，另一個階段的開始，那末，就當逝去的人是先行者，先抵彼岸迎接後來的親友。

這位師友豁達之外，生活得井井有條。獨居幾年，自己照顧得自己非常好。家中小寵物、一花一草，都悉心料理，外出旅遊，也把門匙委託朋友，代為照料。

積聚了無數獨居心得，她會一一提醒其他獨居生活朋友，注意甚麼、提防甚麼、家中要預備些甚麼。有誰會料到，這樣一位謹慎細心的人，卻會一個摔跤，倒地不起！

慕容羽軍

黃仲鳴

《百家文學雜誌》第二十六期(六月十五日出版)製作了「慕容羽軍特輯」，據編者云，找不到慕容容來專訪，是為美中不足，幸有也斯、鄭政恆專訪時為他作的口述歷史，於是筆之成文，也光了篇幅。其後消息傳來，慕容並非外遊，也非臥院，而是入了老人院。再再其後，慕容的弟子盧文敏接了他出來，與一班文友茶敘。友人向我出示茶樓照片一張，林見大塊頭的慕容，竟然已縮水，圓圓的臉孔，雙頰凹陷。觀斯照，登時有歲月磨人之嘆。

兩個多月之後，即九月十日，便傳來慕容的死訊，享壽八十八。遂託鄭明仁向盧文敏索稿，以誌這位歷經世紀五、六、七十年代香港文壇是非、寫下《為文學作證》的作家。盧文敏「義無反顧」，當即揮毫六千字，披露了不少慕容鮮為人知的內幕。盧文敏稱慕容為「雅俗派掌門」、「二代宗師」。適有人偶督稿上題目，便指「譽之過甚」，我說：「你有看過他的作品嗎？」他搖首，我即說：「沒有發言權。」

七年前，我初入教界，曾動員學生三四人專訪他。學生怕生，央我一通電話給他。慕容一口應承。訪問前，我囑學生讀他的作品和「人肉搜索」寫下問題。事後據學生說，慕容不怪他們只為功課和分數而「努力」，有問必答，並主動提供了不少資料。我知道，慕容是「見面」這後輩而為之也。

認識慕容已有很多年了。最精彩一幕是與他、寫武俠小說的高峰、寫《醉風月》的陳路、寫旅遊的葉迅中、和《華僑日報》副刊編輯甘豐穗等人，不時在彌敦道酒店頂層的高雲廳聚會，一杯咖啡或奶茶，縱談文壇逸事，並抒對文學之見。當年也，我最年輕，聆聽前輩高論，確是得之黯然。

而歿可謂笑喪。字無名，也斯、李谷城六十餘即仙逝，多少壯志未酬，多少壯志未酬，慕容與方寬更更可觀。思之黯然。



二〇〇八年的慕容羽軍，攝於嶺南大學。作者提供圖片

益不少。那時，我戲之為「高雲廳論劍」。多年後，高峰、陳路、甘豐穗已駕鶴西歸，今慕容亦去；老邁之葉迅中隱之馬說。世事如棋，豈不令人感嘆哉。慕容寫小說、散文、新詩，我愛讀他的新詩，不僅文字佳妙，更意境深遠；最重要的是，他的詩看得懂，每句領神會，非時下的夢囈派。當然，他晚年寫的《為文學作證》，更為香港文學留下了不少的珍貴資料。

盧文敏稱，慕容還有一鮮為人知的絕技：「編藝」。所謂「編藝」，指的是編輯技巧。當年的報刊新聞版、副刊，採的是「行走式」編排，慕容曾主修美術，參詳東洋與西方的編排技法，在五十年代始創了「美術方陣式」、「跨版編排」、「標題美術化」、「大小方塊或圓形、斜體多變式編排」，版面頓一新；盧文敏呼為慕容的「獨門編藝」。

九月九

過了中秋節，重陽節隨後而來，中國傳統四大祭祖的節日是除夕、清明、盂蘭盆會和重陽節，在海外的我們遵循傳統，重視以上前三個節日，就連中秋節也以月餅祭拜祖先，但就是從沒慶祝重陽節。

原因不得而知，年輕時跟着祖父母、父母的習俗過中國的傳統節日，沒過重陽節就不知道有重陽節。後來讀到唐朝詩人王維在《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把單句「每逢佳節倍思親」唸唸背誦，更添惆悵。是否當年離鄉背井的南洋來客，也跟王維一樣，獨自在外，想念家人，在詩中卻說是兄弟在想念他，這樣就把鄉愁的悵惆減低幾分。也許孤身一人生活在海外，思鄉思親的感傷，皆包紮得緊緊的，不隨便流露，便將重陽節缺了。

重陽節落在農曆九月初九日，易經以「九」為陽數，故九九稱重陽，也叫重九。《西京雜記》記載「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餅，飲菊花酒，令人長壽。」有一說是「食蓬餅以被妖邪」。書上解釋蓬餅是「糕」的意思，後人就叫吃重陽糕。中國人的節日總要和吃連成一氣，從前的人窮怕了，平日也沒甚麼零食主食的，待節日降臨，免不了要找个名堂吃它一吃，古人講究在重陽節登高吃糕飲酒，全是為了避開災難和長壽。沒有機會過重陽節的人，對於文章裡提到的茱萸、蓬餅、菊花酒，既不曾看過，也不曾嚐過。

其中只有菊花是懂得的。而且先是在詩詞裡認識。學畫時，水墨畫老師特別着重背誦詩詞，強

調是為題畫之用。畫好菊花需要題詞，於是認真努力搜索菊花詩。一回畫了幾朵黃菊花，雜一朵單勾線條不上色的菊，老師為此畫題上「滿園花菊郁金黃，中有孤叢色似霜。還似今朝歌酒席，白頭翁入少年場」，題好以後，老師放下毛筆微笑說，這說的是我呀！這首《重陽席上賦白菊》意思是說：「滿園黃金色的菊花之中，有一朵是霜白色的，真像今天的歌酒席上，一個白頭老人和全場的少年郎一起歌舞。」到了老年仍願意和年輕人在一起享受生活的情趣，這兩位不認老的白居易先生和我的老師，都很有意思。

菊花也有人叫「黃花」的，黃巢的《菊花》開滿一城，就全是黃金的顏色：「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盡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真正的菊花卻何女十只金黃？繽紛七彩，姹紫嫣紅，甚至還有一花兩色的，如半紅半黃的「二喬」，紅黃二色的「鴛鴦荷」，背為黃色，面為紅色的「金背大紅」等等。不同色彩的菊花，便有了不一樣的名稱，純白色的「喜容菊」、「空谷清泉」，黃色的「泥金獅子」、「金齡菊」，綠色的「綠陽春」、「春水綠波」，粉色的「人面桃花」，更有那紅白綠三色的「三色牡丹」等，名字美妙得引人遐思。

有一年秋天到杭州，靈隱寺正好辦菊花展，遊人紛紛趕來賞菊。原來這觀菊賞花也是重陽的慶祝節日之一。難怪菊花又被稱「九花」。古人說「在霜降之時，唯此草盛茂。」唐代元稹寫詩宣揚他對菊花的愛，說是因為此花開盡以後便再沒有花了。耐寒耐霜是菊花的特點，所以被譽為長壽之花。

吃菊花倒不是為了長壽；也正是壽，讓人老眼昏花之外，還時常眼睛酸痛。中醫師把脈，又非常現代化地用小手電筒照了眼睛，問清楚工作得每日面對電腦，他開的藥單是菊花加枸杞，沖泡或略煮，當成平日的茶飲。臨走之前，醫師加一句，如果喜歡，可以連茶帶帶菊花枸杞一起吃下。醫師強調菊花之好：「清肝明目，祛毒散火，可增強人體的抵抗力和免疫力等等」。喝茶吃花的人愛的是那乾燥小花在熱水中重新泛開，一朵一朵飄浮在淺黃色的茶湯裡，彷彿又活回來的輕盈姿態，入口還有淡淡芳香，微微甘甜，飲茶時，總在幻想菊花酒的味道不知如何香醇可口？

原本就喜歡在節慶時飲酒的中國人，將菊花盛開的九月，稱為金秋的菊月，重陽節落在九月九，九九與菊酒同音，喝菊花酒變得名正言順。本來對喝酒也不甚雀躍，可是，有篇文章說，宋代酒家把美酒稱為「天露」，這充滿了瓊瑤玉液的意象，也教好酒尚未入口的我就已經明白甚麼叫做「酒不醉人人自醉」。感覺微醺卻沒有機會品嚐的菊花酒，不斷在我腦海裡縈繞。有一次到福建，聽到有人在卡拉OK大聲唱：「又是九月九，重陽夜難聚首，思鄉的人兒，漂流在外頭。又是九月九，

愁更愁情更憂，回家的打算始終在心頭。走走走走走，走到九月九，他鄉沒有烈酒沒有問候，走走走走走，走到九月九，家中才有自由才有九月酒嘍，親人和朋友齊舉杯倒滿酒，慇懃的鄉愁醉倒在家門口。」

聽到的時候沒有想到，甚麼是九月九的酒？但覺這首歌的歌詞和旋律不約而同都很容易朗朗上口，重複地聽也不厭倦，真是一首極有味道的歌，就是酒的味道。歌者語氣和音調傳達出他的豪邁爽朗，把幽幽的鄉愁唱得好像在悠悠地想念久違的酒。

離開福建的時候，帶着一片CD，正是《九月九的酒》。回想起來，九月九，懷念的應該就是菊花酒了吧？

每逢佳節倍思親，這懷鄉的酒，這懷鄉的重陽節，不喝酒的人，權把這歌當酒罷！



■觀賞黃花是重陽的慶祝節日之一。網上圖片

但卻有人能過到上週。我常說不明朗的市場「買股不買市」。上週「雲雲」上市，受「騰訊」二浪又一浪的高升所影響而大升。拉動科網股、通訊股等一片好景，持股者賺到笑開眼，反之，某些股板塊卻大跌不止。「十月股災」陰霾未散。

到迪拜我一心要造訪的並非七星級帆船酒店，而是建在人工填海的棕櫚島最後方的亞特蘭提斯酒店，它外形特別，建築群中央穿了一個大洞，飛機可穿越飛過，最大特色是裡面有個超級鹹水湖完全模仿沉入海底的亞特蘭提斯大帝國的設計，非住客者不能入內，我竟可以自由進出，我用了甚麼方法，下次再談。

陰霾未散

美國兩院爭拗成僵局，執筆之時仍膠着。美股萬五關失守，如此政局環境惡劣，大增投機經濟風險。服務業放緩不在講，民眾以全球財經界都憂美國債，累及全球經濟，首當其衝的是消費行業。

我們一行八人，出入剛好兩輛的士，但，最大問題，當地人的英語水平麻麻，又可能天氣影響有點點「踩底」，未必有反應。那天，一心到著名的迪拜商場參觀溜冰場和音樂噴泉，上車要求司機跟着前面那輛的士，話口未完，他已將車搶先試駕，我們又走失了。為探討這有趣的地方，我們試乘了無人駕駛的迪拜捷運Metro，清潔寧靜又舒適，更有女士專車。水上的士更得我心，一迪拉姆可乘坐中間有一張長木棧的木製小汽艇，全程十分鐘左右，慢慢欣賞白天的兩岸景色，比晚上花上一百八十迪拉姆參加的自助餐遊河團劃算得多。晚上的迪拜連最高的哈里發塔，也只亮着很少的燈光，黑沉沉的。

思旋天地

人生於世上，衣、食、住、行等都要照顧到之外，還得為上學受教育而煩惱。自小有小母照顧安排好一切，長大了，又得或成家立室，生兒育女，又得要忙於為下一代而愁。總而言之，一生役役營營，還得為事業奔波、為提升生活質素而努力。凡事無財不行。做女人要理內也要理外，比男人更多一重辛勞，女人才幹卻不比男人差。在各個領域行業，女人當一姐的不可不少。當然，壓力很大，女人較易老哩。

轉遊「金錢沙漠」

由英國飛迪拜需七個多小時，迪拜的一號停機大樓屬國際航線，二號是貨運、三號是阿聯酋航空專用。我們走出機場，有各種顏色的計程車在等候，紅色車頂的是政府經營，去遠或近無任歡迎；橙色、綠色要小心，那些是私營車輛，目的地太近，黑臉扎黑得一定好驚人，我們被安排坐粉紅色的麵包車，行李太多也，原來那是 (Taxi, Taxi) 女士的士，有女乘客方可光顧，司機是披着面紗的姑娘，嘩，巾幗不讓鬚眉，風馳電掣飛快到了酒店，佩服！

看兩齣「戲」

一場是在北京華僑城歡樂谷。深圳也有華僑城歡樂谷，想是同一個系統，由香港中旅集團投資，搞一套集旅遊、住宿、娛樂、飲食於一體的基地。深圳的我沒有去過，但我這樣的老人，除了要陪小孫子之外，實在提不起再遊的興趣。

因此，這一場名叫《金面王朝》的大型舞蹈詩劇，集舞蹈與雜技之大成，金碧輝煌，號稱超越。這全是在迎合遊客特別是外國遊客的娛樂節目。我並不喜歡這一類表演，我喜歡的是北京的話劇演出，如《茶館》、《駱駝祥子》之類的演出。不然是音樂會，聽聽我所喜愛的歌唱演員毛阿敏、韓紅、劉歡的歌。也許碰不上這類演出，但既是友人邀請，只好客隨主便，看看無妨。

生活語錄

吳康民 在北京幾天，居然能看兩齣戲。說是一齣「戲」又不是，只是雜耍。就是說，一場是雜技加舞蹈，另一場全是中國功夫。這全是迎合遊客特別是外國遊客的娛樂節目。我並不喜歡這一類表演，我喜歡的是北京的話劇演出，如《茶館》、《駱駝祥子》之類的演出。不然是音樂會，聽聽我所喜愛的歌唱演員毛阿敏、韓紅、劉歡的歌。也許碰不上這類演出，但既是友人邀請，只好客隨主便，看看無妨。